

谈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徐艳萍¹, 谢娟²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1;

2. 陕西电力职工培训中心 基础教学部,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要:如果在超越狭隘民族立场的前提下去看待世界文学或人类总体文学进程,就会发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整个文学发展系统是由全人类各民族文学共同交织而成的网络,是一个文学共同体或文学时空联合体。国家民族文学的本土纵向继承和不同国别、族别文学传统之间的横向借鉴的合力共同构成了文学发展总的动力。泰戈尔的诗歌熏陶了一批中国最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诸如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而他们的作品,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从而揭示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关键词: 泛神论;世界文学;纵向继承;横向借鉴

中图分类号: I10 - 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0300(2009)03 - 0122 - 04

从文学关系学来讲,“文学的进步离不开本土纵向继承和互相横向借鉴两种发展模式。所谓的文学纵向发展指的是在一个较独立的文学传统中纵向继承过去的文学遗产,从而达到文学发展的目的。而文学的横向发展指的是不同的文学传统在彼此交流、对话和融合过程中,本土文学传统接受和改造外来影响,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也就是说,国家民族文学的本土纵向继承和不同国别、族别文学传统之间的横向借鉴的合力共同构成了文学发展总的动力。”^{[1](P122-123)}因此,在讨论中国文学时往往要联系影响中国文学的外国文学。

在现代中外文学关系史上,印度文学获首席地位,这完全归功于泰戈尔这位文学大师。王锦厚在《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中,不但将《五四新文学与印度文学》列在全书首章,而且指出:“我们研究五四新文学与印度文学的关系,实际上是研究五四作家与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文学的关系。”^[2]泰戈尔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见之大、之深。

一、泰戈尔其人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代文学史上继往开来的伟大作家、“诗圣”。60余

年的笔耕生涯创作了《吉檀迦利》等50多部诗集(其中《新月集》成为印度大中小学必选的文学教材),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二百多篇,戏剧38部,还有许多有关哲学、文学、政治的论文及回忆录、书简、游记等。泰戈尔70高龄时学习作画,绘制的1500帧画,曾作为艺术珍品在世界许多有名的地方展出。泰戈尔写歌词1200余首,并为其中大多数歌词谱了曲。今天印度及孟加拉的国歌,均出自泰戈尔,一人为二国作词,前所未有。个人天赋和时代造就相结合使他成为印度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改革家,在印度文化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给印度和世界留下了一笔异常丰富的文化遗产。

1913年,“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篇;这些诗不但具有高超的技巧,并且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便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泰戈尔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尚未介绍给世界,单凭《吉檀迦利》就获得了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东方作家。叶芝为诗集作序时写道:“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梦寐以求

收稿日期:2009-00-00

作者简介:徐艳萍(1967—),女,山西临县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谢娟(1968—),女,陕西三原人,陕西电力职工培训中心基础教学部讲师。

的世界”，并称泰戈尔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伟大的诗人”；^{[3] (P338-339)}而庞德则说：“我们发现了我们的新希腊，在泰戈尔面前我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身披兽皮的野人”。^{[3] (P339)}

二、泰戈尔的诗歌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泰戈尔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才能的作家。然而，泰戈尔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诗歌来奠定的。

(1)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

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我们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两句诗行正是泰戈尔的杰作：

(82)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

1924年，泰戈尔应孙中山先生之邀访华，“泰戈尔热”进入高潮。他在徐志摩家乡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3] (P580)}他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梅兰芳、梁漱溟、齐白石、溥仪等各界名流……泰戈尔的访问，也带来很多文学、诗作的新观念，轰动一时。对当时正在萌芽的白话文、白话诗的中国新文学，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可以说泰戈尔间接成就了五四新文学运动。

泰戈尔作品中所体现的宏富深邃，甚至复杂神秘的思想内涵给了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坛各派作家各取所需的机会。他那表现自我、歌颂自由、弥漫着神秘主义泛神论的作品被中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引为榜样；他那清新纯真、批判社会不平等的作品被中国追求现实主义的作家视为楷模；他那宣扬“信爱”，充满“童心”“母爱”的作品，更为大批小资产阶级作家和青年学生视为知音……总之，泰戈尔的诗对20世纪30年代的文人徐志摩、刘半农、陈独秀、胡适、冰心等激励不小，也影响了当时文学的风格。许多中国作家从不同角度接受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

(一)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第一人，他认为自己是中国最早接触泰戈尔作品的人，他自己说：“最先对泰戈尔接

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4] (P264)}日本掀起泰戈尔热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因此有机缘接近了泰戈尔的英文诗。有一天，一个同学从学校里带来几页油印的英文诗，郭沫若接过来一看，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里的几首诗。“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的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5]郭沫若一下子被这些清新平易的诗迷住了，于是和泰戈尔的诗结下不解之缘，随后他把泰戈尔的诗集“都如饥似渴地买来读了，简直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5]“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6]他读得如痴如醉：“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读书室里去，坐在空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留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7]郭沫若还尝试着把这些诗翻译出来，并模仿写诗。他第一阶段所写的诗基本可以说就是泰戈尔式的。可以说，是泰戈尔的诗使当时正处于失意彷徨的郭沫若找回了精神的平静，也刺激了他诗的觉醒。郭沫若对泰诗评价极高，并刻意追求，他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7] (P6)}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郭沫若正式把爱国精神、个性精神和从泰戈尔那里接受的泛神论思想融于一炉，作为自我表现的动力，汇集成一股反抗现实，冲决封建桎梏的豪迈激情，写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伟大的诗集——《女神》，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3] (P581)}

地球，我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
你时常地爱抚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
你时常地怀抱着他们。

……

地球，我的母亲！

我不愿在空中飞行！

我也不愿坐车，乘马，著袜，穿鞋，

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

……

正如乐黛云教授所说的,五四时期,许多作家从不同角度接受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郭沫若接受泰戈尔的泛神论,从泛神论中吸取了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的力量,他的诗歌的基调是灼热的。

(二) 泰戈尔对徐志摩的影响

徐志摩对泰戈尔更是偶像式的崇拜。他把泰戈尔与泰山日出相提并论,称赞泰戈尔是光芒普照世界的巨人,他以诗人的笔调满怀激情地渲染了泰戈尔这位东方巨人光临世界时的壮观景象:“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地驰骋……歌唱呀,赞美呀,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7]他在1923年12月27日给泰戈尔的信中这样写道:“你的影响使人想到春回大地的光景——是忽尔而临的,也是光明璀璨的。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嫩的蓓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就会开一个满艳;而你是风露之源,你的诗作替我们的思想与感情加添了颜色,也给我们的语言展示了新的远景,不然的话,中文是一个苍白和僵化的混合体。”^{[6](P120-121)}

中国新诗的第一个流派“新月诗派”的来由与泰戈尔不无关系(泰戈尔著有诗集《新月集》)。这个文学团体的成立,与泰戈尔来华有关系。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和创办者。徐志摩借泰戈尔来华之际,把原先与胡适等好友的聚餐会定名为新月社,有取悦客人的意思,而正式成立的新月社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演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在泰戈尔来华的日子里,徐志摩和泰戈尔形影相随,并经常交换诗和画。徐志摩以泰戈尔的弟子自居,甚至以父子相称,徐志摩称泰戈尔为“老戈爹”,泰戈尔则为徐志摩起了个印度名字“索西玛”,意为“月亮宝石”。^{[6](P101)}最后徐志摩还随泰戈尔去了日本,又专程把他送到香港。泰戈尔三次(其中一次是从日本回印度时路过)来华,两次就住在徐志摩家中(1929年3月,6月)。

徐志摩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去接受泰戈尔,作品显得清新明快,缥缈空灵。

1924年5月徐志摩陪泰戈尔访问日本。下面的《沙扬娜拉》是组诗《沙扬娜拉十八首》的第一首和最后一首。沙扬娜拉,日语“再见”、“珍重”的音译。也许是受泰戈尔耳提面命之故吧,《沙扬娜拉》这组诗无论在情趣和文体上,都明显受泰翁田园小诗的影响,所短的是长者的睿智和彻悟,所长的是浪漫诗人的灵动和风流情怀。诗人在短短的五行诗句中,表达了对日本文化风物的赞美和神往,表现了对

日本女郎依依惜别的深情。

我记得扶桑海上的朝阳,
黄金似地散步在扶桑的海上;
我记得扶桑海上的群岛,
翡翠似地浮沓在扶桑的海上;
沙扬娜拉

……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三) 泰戈尔对冰心的影响

冰心是中国新文学女性作家第一人,她早期的创作受到泰戈尔的明显影响,她把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等诗集中的一些诗翻译出来发表。她还模仿着创作了诗集《繁星》和《春水》这样泰戈尔式的诗集,并且充满深情地“遥寄”泰戈尔说:“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已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6](P7)}

冰心在她翻译的《泰戈尔诗集》的序里这样写道:泰戈尔的诗名远远超越了他的国界。我是那样地喜爱泰戈尔,我也到过孟加拉他的家,在他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我还参观过他所创立的国际学院。我从来没有拜见过他本人。1924年泰戈尔来到中国时,我还在美国求学……

冰心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3](P581)}这是泰戈尔《飞鸟集》中的两首诗:

(86)

“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

“我藏在你心里呢,花呀。”

How far are you from me, O Fruit?

I am hidden in your heart, O Flower

(12)

“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疑问。”

“天空呀,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是永恒的沉默。”

What language is thine, O sea?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question

What language is thy answer, O sky?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silence

下面的小诗来自当代作家冰心的诗集《繁星》:

(10)

嫩绿的芽儿，
和青年说：
“发展你自己！”

……

淡红的果儿，
和青年说：
“牺牲你自己！”

(131)

大海啊，
那一颗星没有光？
那一朵花没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受泰戈尔的影响，“冰心以三言两语的格言、警句式的诗句来表现自己内省得深沉和顿悟”，^{[8] (P41)}流露出了“一片平和恬淡的情调”。

当然，除了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人外，王统照也明显接受泰戈尔的“爱的哲学”，它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王统照以“爱”与“美”来整治人生的理想。王统照的早期小说，无不贯穿“爱”与“美”的思想，并以此来暗示生活理想，揭露人生的苦难和烦恼。具体来说，王统照小说从“人类之爱”、“母爱”、“童心之爱”三个方面受到泰戈尔“爱的哲学”的浸染，他的诗追随泰戈尔，崇尚自然，追忆童心，探索人生。

柳无忌 50年前曾说：“泰戈尔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诗歌的音奏，他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他的思想，他的伟大的精神感召，深深地印在中国作家的心灵上，其痕迹也留在他

们的作品中。”^{[3] (P581)}

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人又以他们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泰戈尔是中国读者心目中最具地位的外国作家之一，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坛的影响和作用，从其作品被翻译与研究的时空纬度上（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第2期上发表他译泰戈尔的《赞歌》4首），能与其匹敌的大概只有莎士比亚一人。他作品中“信爱、童心、母爱”的思想，博大仁慈的胸怀，独具魅力的人格，赢得了中国无数读者的敬仰。其后，读一读泰戈尔诗几乎成了文学爱好者的传统。

时至今日，仍然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都读过泰戈尔的作品，并且喜爱它们。

[参考文献]

- [1] 曹顺庆. 比较文学学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 [2] 曹顺庆. 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 下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3] 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 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4] 王训昭. 郭沫若研究资料: 上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5] 郭沫若. 泰戈尔来华的我见 [J]. 创造周报, 1923 (23).
- [6] 徐志摩. 泰山日出 [J]. 小说月报, 1923 (14).
- [7] 孙宜学. 泰戈尔与中国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8] 刘树元. 中国现当代诗歌赏析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赵喜桃]

An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Tagore to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XU Yan - ping¹, XIE Juan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Shaanxi, China;

2. Dept of Basic Courses, Shaanxi Training Centre for

Electric Power Staff and Workers, Xi'an 71003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evolu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or general literature is viewed beyond the short-sighted national perspective, an undeniable conclusion is reached that the evolving system of literature is a network weaved by various national literatures of the mankind, that is, it is a literature community or a joint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space and time. The whole literature is globalization versus localizatio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integrations of vertical inheritance from the local literatures and horizontal reference to the literatures of various nations and races make up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literature evolution. Tagore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accomplishments of many Chinese brilliant men of letters like GUO MO - ruo, XU Zhi - mo, Bing - xin, etc. whose works influence Chinese readers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herefor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s indebted to Tagore.

Key words: Pantheism; world literature; vertical inheritance; horizontal reference